



烟洲的秋

■ 崔建华

我一直以为，烟洲应该是在春天里得名的，名字的笔画中都透着一股氤氲的春色，好比春陵水在乍暖还寒的三月里蜿蜒南来，于潆潆烟雨中蓦地对寂寞沙洲上的桃红柳绿、屋舍田园有了惊鸿一瞥……

所以，当地文人在为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老戏台写对联时，就将“烟、洲”二字自信地嵌入了上联的“烟画麒麟”与下联的“洲连鸚鵡”中，似乎隐隐地想要表达“诗仙”李白当年叹服的“芳草萋萋鸚鵡洲”这般意境！

其实烟洲的春天并不浮艳，主画面就是随着春陵水连绵起伏的葱茏油茶林，满眼绿色调铺天盖地、一望无际。桃红李白都不过是偶尔的点缀，一场不期而至的春雨就都会香消玉殒。而落红遍地过后，烟洲的春光就草草收场了，仿若一年到头在沿海异乡打拼、难得返乡的出国女子，正三三两两、袅袅婷婷地行进在乡间小径时，一场恼人的春雨倏地一下就将她们春风里的窃窃私笑憋了回去，余下的唯有惶乱和仓猝。

反倒是秋天，烟洲才更耐看、更多彩、更韵味。

烟洲的秋，是有着分明层次的。

天高云淡中，春陵水逶迤南来，地貌上本是南高北低的，可烟洲却偏不，她北面才是高地——石岭、盟山、新盟峰，都鹤立鸡群般耸峙在河谷下游的平原微丘，给烟洲平添了几许立体感。他们都是邑中名山呢，数百年来，往来文士纷纷留下感性、或理性的文字。在《同治常宁志》中，“石岭，县东二十里。”“盟山，县北七十里。壁立千仞，土人呼为冲天蜡烛。其上四面高、中甚平，登眺则湘随岳转，如在目前。”“盟山右五里有新盟峰，顶有二巨石，高数丈，对峙如门。”

这其中又尤以盟山最为有名，据传“黄帝、舜南巡，禹治水，皆维舟登此”，所以山上至今还留有三帝王庙以资纪念。清咸丰年间，邑中名士易兼三经此，便感慨地作了首《招源河口望盟山怀古诗》：“征帆发衡郡，晚泊招源河。举头望盟山，盘结双嵬峨。嵌空若天柱，对峙影参差。嵯峨暝日色，微风生嫩波。”

新盟峰上亦有庙宇，称“三学士庙”，据传“宋升国公主栖真塔山，庆历间遣三学士存问，卒于此。土人为之立祠。”遗憾的是，此三学士的姓名在正史、野史中均

无记载，特别是升国公主，因为并非一个鲜活生命所拥有的名号——按《宋史·卷二百四十八·列传第七》记载，升国公主是宋仁宗妹妹，最初封卫国长公主，去世53年后才被宋徽宗封升国大长公主——更是让这一传说充满了疑问。毕竟，要在宋仁宗执政的庆历年间派遣三位大臣去慰问半个世纪后、已去世了才有升国公主名号的人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穿越生死、跨越时空……

石岭则因为山顶皆为奇峻山石而得名，颇具黄山或三清山风骨。虽然横直不过半里，且仅限于山顶局部，但这座原本圆润的红壤山峰也因此而格外夺目。登顶之后更是风光无限，可见玉带似的春陵水白茫茫地切开大地，泛着亮光直奔湘江而去……

此刻的烟洲，已变得比任何时候都五彩斑斓起来，除了多了深深浅浅的黄叶、红叶，还有或红或黄的果实也正芳香四溢——石岭的罗汉果挂满了枝头，类似猕猴桃的藤蓼依旧疯长着，绿油油的爬满棚架。棚下的长圆形果实带着黄褐色茸毛，对峙影参差。微风生嫩波。”

两元钱一枚的果实，除了是妇孺皆知的止咳化痰药，还可生食、做菜，味道亦极鲜美。大泉的葡萄和青提也已成熟，或青或绿、或红或紫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诱人的香气。当然最喜的还是那些漫山遍岭的油茶，青中带黄、又略带紫红，与田野中黄灿灿的稻谷一起，预示着即将悄然而至的丰收！

源于春陵河谷的独特气候与肥沃土质，让此处农作物大多品质优异，老饕们大多会心照不宣，在选购时毫不掩饰对烟洲产地的偏爱，好比春陵水岸边一坛置放已久的陈年米酒，懂她的人们如何不陶醉其中！

烟洲的秋，于是到处都是收获的快乐了，即便是秋去冬来，也还有白中透粉的油茶花开满山岗，壮观得让人误以为春意正浓。若还有一点萧瑟的秋雨，是不妨在烟洲的老街上去溜达一阵的，你可以撑上一柄油纸伞，走过曲折的长街，走向昔日繁华的青石码头。当你经过一段仿若隔世的青石板巷道时，摸一摸两侧绵延的青砖老墙，望一望春陵水边秀气挺拔的惜字古塔，想一想雕龙画凤的老戏台上那些老生、小生或青衣们恍恍惚惚的身影与唧唧呀呀的唱腔，多少也能够找回一些秀才文人的感觉……

美好的石灰坛子

■ 钟云省

过去，家家户户都必备一个石灰坛子。

选石灰坛子要先试水，盛水不漏方能取得做石灰坛子的资格。坛子不能太小，小了放置不了多少东西。也不能太大，大了容易失去效果，也没那么多东西可放。

将坛子放置于屋内阴凉而且有锁把守的角落。选刚刚烧出来、用水化解不久的石灰放入坛子下部，大约占一半多的位置。选石灰是有大诀窍的，即化即用的石灰不行，它的吸水能力太强，一块芝麻糖放进去，不久就会成一块糖疙瘩，咬都咬不碎。太久的石灰也不行，已经没有了吸潮能力，糖放久了就会成为糖水，溶进石灰里去。石灰坛子放好后，再在坛子上面遮一片干荷叶，干荷叶要本年的，有荷叶香味，且一年一换。荷叶上再放一块

厚厚的木板，木板上再用一只重重的青砖压着。

石灰坛子是一个家里的聚宝盆。掌管者往往是家里最有说话分量的人。那时候夫妻、婆媳吵架，很多时候是因为石灰坛子的支配权而起的。

白糖、冰糖、芝麻糖、冻米糖、糖粒、冻米、炒熟的花生、瓜子，都安安静静地住在石灰坛子里。那时，经济不发达，饭都吃不饱，零食更是凤毛麟角。去某某亲戚家做客，打发半斤冰糖，都要吃上一两年。甚至几年后还念念不忘人家的好。记得我小时候，老想打开祖母的那个放在楼上的石灰坛子。可是楼门是锁着的，我永远偷不到钥匙。祖母每次奖励我冰糖吃的时候，我都想跟着她上楼去看看她的石灰坛子，但祖母从不给我这个机

她老人家是小脚，年纪又大，楼梯是木楼梯，又窄又陡，她走路战战兢兢的，速度好慢。为了一粒手指头大小冰糖，等得我口水都流好长。有时候我就蹑手蹑脚地跟在她后面，谁知到楼上的时候，她老人家将楼门反锁，就是不让我看她的宝贝石灰坛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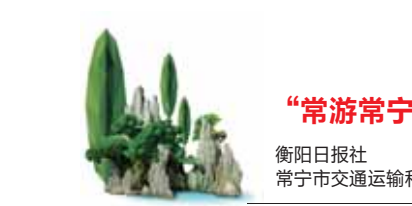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，我逮住了一个机会，发现楼上的门没有锁，偷偷溜进去，将祖母的石灰坛子打开。哇塞，那真是一个吃货铺啊！我天生胆小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偷了一小块冰糖。一旦被祖母发现，她老人家一举报，我父亲会将我打个半死。那次，我满以为一切做得天衣无缝，后来还是被她老人家发现了。但那小块冰糖的味道实在太甜了，几十年过去，仍然残存在我嘴里和记忆里。以后，我再也没吃到那么甜那么香的冰糖

了。即使被父亲拿羊角刺追得我跑了好几里路也是值得的。

那时候，大家住的房子都是“土地板”。一到春天，地面上可以划得开船，墙壁上水如泉涌。由于太潮湿，东西容易起霉变质，只有石灰坛子是个世外桃源。它能将美好的东西保留下来。半斤白糖，如果不放进石灰坛子里，半个来月就可能变成了一滩糖水了。

可以说，我小时候的最爱就是等待我祖母用她的小脚慢慢地踩着木楼板上楼，给我去石灰坛子取糖的过程。我内心充满激动、期待、向往和甜蜜。日子太苦，我却好像变成了一颗糖。

后来，我母亲另立门户，单独弄了一个石灰坛子。然后，不知怎么的，石灰坛子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，无人提起。



“常游常宁”杯征文

衡阳日报社
常宁市交通运输和旅游局 主办

喜欢大海，却一直不曾见。于是，在集“有色金属之乡”“世界铅都”“中国油茶第一市”“杉木南竹之乡”美誉于一身的魅力常宁，我独自爱上了这片湖。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，叫天堂湖。

从第一眼触及那一湖浅蓝的水，我的心中便有了一种浓稠得无法化开的柔情。掬一捧在手里，让氤氲的水气从张开的毛孔渗入肌肤，沁入心脾。那留在掌心里的水珠似镶嵌于心灵的一些记忆，清澈如许。还有那湖中大小不同、高低不等的岛屿，岸边错落的村庄、田野点缀其间，好似一幅多姿多彩的山水画卷。

晨曦里，一叶扁舟，木浆轻摇，划开水面，鳞波荡漾，那便是一片宁静的水世界。夕阳下，落日的余晖从云层中透着束束金光，在湖面撒下一池碎金，那便是色彩迷离的童话王国。假日中，寻一幽处，走进久远的光阴里，将心沉淀，静观一湖碧水，一份恬淡，一份安然，那便是剪不断、道不尽的乡愁。

率满虎扎茅练兵，终破了法术而功亏一篑；升国公主潜心修道，留下公主庙、浆衣寺；王船山隐居西庄源，著书立说；西天的一抹胭脂，染红泉峰三寺，菩提梵音，一阵接一阵，响在形紫交叠的天际……千年的故事在这天堂湖里枝繁叶茂，长成高大的树，流成清澈的河，于是便有了这沁心的清凉，这素雅的清唱。

老子曰：“上善若水。水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

道。”他认为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，泽及万物而不争名利，有谦下之“柔德”。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切河流的归宿，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下游的位置上。千万道清澈的溪水，集大自然之灵气，穿过树丛花草，汇集到天堂湖。喝着天堂湖水长大的常宁人，也就不自觉地有了一颗如水般的至善至美的禅心：勤劳善良、纯朴厚道、热情好客。

此时，如果你喝上几杯老酒，躺在碧波荡漾的木船上，聆听流水叩桨的清馨之音，放飞思绪，与蓝天相融，如酒半酣，似醉非醉，翩然若仙。犹如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，清晰中朦胧，朦胧中清晰，如痴如醉。

春风中，暖暖阳光下绽放的第一枚柳芽；夏日里，一场疾雨后高悬天边的一轮彩虹；秋风中，静静飘落的一片金黄；寒风中，自由飞舞的一瓣雪花……风吹起水一样柔软的心事，飞舞的裾裾于夕阳醉处，将你我的笑靥染成最绚烂的那朵红云，徜徉在天堂湖四季婉转的梦里，还有那抹不去，老不尽的江南。

黄昏或清晨，远远看去，薄雾里的天堂湖更是楚楚动人，我的心中顷刻盈满惊喜，闪过的那点烦躁，那点纷扰，那点在都市里从来不曾寻着的让人流连的温柔。

这一湖春天的碧水呀，在夜色笼罩下，将要沉沉睡去之际，却被月亮的多情唤醒。晚风轻抚下，湖水激动地荡起粼粼微波，把月亮拥入怀抱，却不想，用力太猛，银盘

被他抱得忽而长圆，忽而扁圆，然后在湖面碎掉，点点碎斑斑驳在湖面……我常常凝望，将自己的落寞投影在地的波心，她深邃般的眼眸，多少次融化我固执的深沉。

在这里，你可以赤脚蹲在清澈的湖水里，拾起灵魂漂洗，慢慢地，摇荡在倒影里，洗净铅华；在这里，你可以细听时光的缓逝，感受着繁忙中的一点宁息；在这里，你可以置身壮美的杉林，深吸一口弥漫着松脂芳香的甜润空气，有一种洗尽肺腑纤尘的感觉……不必担心天堂湖让你浮躁，她会让你疲惫之后，悄悄在耳边诉说着贴心话，忘却凡尘世俗；不必担心天堂湖让你沉沦，她会用己的睿智鼓励你，让你在繁忙与宁静中找到自己的平衡。

此刻，天堂湖的碧水，在我眼前慢慢的满溢，沉浸了我所有的思绪。其实，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窗，就会看见心灵的宝藏，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窗，就会看见门外清明的风景，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窗，人间的繁花满枝灯火辉煌就会一片片飘进窗来，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窗，我们就会勇敢地走出去，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的未来。

近山而志高，临水而聪慧。常宁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城，因了高远的志向，因了聪慧的心灵在迅速成长。时光荏苒，如驹过隙，天堂湖仍静静地躺在天堂山的怀抱中，用长流不竭的碧水惠泽着美丽的常宁八宝之地。

美丽的天堂湖，也让野生动物

和珍禽鸟类有了欢乐的天堂，它们的灵性，来自于它们对天堂湖的信任和依赖。看那水光潋滟的湖面上，三五成群的沙鸥、白鹭在欢快地展翅飞翔，自然生态的原始浓情，对它们来说，更加生动有趣。而那游船两边溅起的雪白浪花，那一湖碧水流出的，不正是常宁人的希望与幸福么？

静水深流，水波荡漾，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的另一个自己，那时的我青春洋溢，青涩懵懂。曾经的荒唐与痴情、曾经的偏激与固执，好像全都溶进了这眼前的一湖碧水，而一份忍耐和宽容、一份付出和真诚，也悄然走进我的内心深处，并让我渐次有了接近某种人生佳境的感觉，让自己好好地感受生命的魅力，品味生命的芬芳。

这时，你倘若停下脚步，微闭起双目，深深吸一口微湿的空气，感觉有故乡鱼米之乡的味道直抵胸怀，继而，生出无限的感动。沿着故乡的方向遥望，目光穿过薄雾的尘烟，久违的深情注视中，那里的每一处院落，每一片树林，每一条小路，我都熟悉。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分别再久，也永恒亲切。

不管岁月如何变迁，时代如何更换风貌，变化的故乡总与我灵魂相近，每次牵念，总让我激动满怀。那是一种即便经年不约也会心有灵犀的生命体验和感觉，那是一种即便湖光遁逝也会让我不弃不舍的生命的牵绊和缠绵。此刻，虽身处异乡，但对山的个性，对水的情怀，与对诗词歌赋的情怀一样，是我漂泊多年的一种情感寄托和释放，是我对生活的热爱。



■ 陈学阳

打桐子

过去，老家朱雅的湾湾岭岭不乏桐子树。

桐花在百花凋谢春夏遁槿之际一夜间悄然爬上枝头，开得朴素低调，谢时默然从容，一阵清风或一场冷雨，便飘飘洒洒，落在田间、路上、山涧、畚畎。大人们踩着遍地桐花的山路上山劳作，小孩子沿着满地桐花的渠坝上学。

到五六月，桐子树连片的后山，已藏葱葱郁，如飘落一块厚大的绿云。青青的桐子迫不及待地重重叠叠的叶丛探出圆鼓鼓的小脑袋，调皮地向我们眨眼睛。桐子树分杈低，我们像一只只灵猴在枝桠间穿梭纵越，时不时在树下捏泥人，弄刺蛾，过家家。玩累了，就掐片蒲扇大的桐叶，窝成漏斗，摘来山范或桑葚，斜靠树干搞劳一番，吃着吃着打起盹来，迷糊中时常摔到树下。路旁坪边的枝干被磨得光滑亮净，似母亲手里的锄柄。男孩子爱玩“打仗”，“手榴弹”有时就是那些山竹大未熟的桐子，软绵绵的，有弹性，即使打身上也不很痛。倘若被大人发现，便遭来一顿责骂甚至饱打。

临近寒露时分，后山悄悄换上金色盛装，山涧浸染着一片清寒。满岭累累桐子，饱满肥圆，在枝叶间不住地摇曳，似乎显耀它的丰盈殷实。秋阳扑在红润的桐子上，反射道道金光，桐子树瞬间变成黄金树。山鹊缝缕树丛，享受自在的惬意。大人们系箩筐，补篾箕，备竹竿，开始为打桐子作好准备。他们纷纷上山，刨掉桐林的荆棘，掏出一条条深沟，以便层层拦截滚下来的桐子。

乡里打桐子约定在每年的寒露。这一天，小学初中都放假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会回家帮着打桐子。

清晨，秋霖弥漫，寒意浓浓，但早早起来打桐子的人感觉不到。蜿蜒若带的山路上，大人挑着箩筐，筐里放着篾箕，小孩子扛着竹竿，成群结队从不同的屋场汇集一起，打着招呼，开着玩笑，同赶墟一般。平时清静的山林，一下子异常喧闹起来。到了山坳里，天才大亮。一个个桐子若耀眼的灯笼，沉甸甸地压满树梢，晨风一拂，便笑吟吟地朝我们点头，哗啦啦的桐叶，像在鼓掌欢迎。

刚到自家桐林，筐还未放稳，哥哥就赤脚一跃抱住树主干，噌噌噌，利索地爬上树，跨上树枝，猛地翻身，攀附上了桎杈间，固定好身体后，拿着竹竿对准枝梢一阵“狂轰”。无数桐子穿过绵绵的枝叶，蹒跚似的纷纷坠落，如一场桐子雨，也像一个个精灵急匆匆地赶赴即将开始的聚会。掉在草丛里的，打几个滚躲了起来；落在石块上的，弹几下夹在石缝间；有一溜烟向沟里径直滚去，如一只飞奔的野兔；有的连跳几道沟，跑到邻里的桐林，但不等我去找，小伙伴们便扔了过来……哥哥热心劲过后，父亲接过竹竿，稳稳站在陡坡，紧握的竹竿高高扬起，高过头顶，高过早起的太阳，开始“精确打击”，并对哥哥先前打过的树一一“捺漏”，寻找剩余的桐子。父亲不慌不忙，不快不慢，似乎没有用力，但每每打下去，都准，稳，桐子被个个击中，难有侥幸。

作为“先遣兵”，哥哥每到一棵大树，都抢先爬上使劲敲打。父亲仰起头，双眉紧蹙，担心枝折或手没抓紧摔下来。矮小的桐子树，却是我占了先机。我尽力摇动枝杈，熟透的桐子像婴儿的摇铃，“嘎嗦嘎嗦”地往下掉，之后也效仿父亲高举短竹竿。看去很是分明的桐子不高不低地挂在树梢，竿偏偏打不着，桐叶倒被我一顿狂捣，狼藉满地。

桐子悉数打尽，枝上的桐叶稀疏许多，斑驳的曦阳从中撒下来，我们满身阳光的碎片，暖暖的。父亲看着沟里的桐子，微笑着卷上纸烟，脸上闪耀自信和希冀。小憩后，我们手拿篾箕，弯腰并成一排，拨开草丛，扒开叶子，像排雷那样展开地毯式搜寻，累得汗流浹背也全然不觉。父亲边控桐子，边叮嘱我们要小心棘和蛇。他还说，桐子树浑身是宝，桐叶可包粩，根茎和果实可入药，桐油是重要的工业原料，树干用来做橱柜，耗子也不咬。桐籽不择地，不选土，只要不丢见坟硝上都能生长。

打完后山的，就打渠塍田塍的，房前屋后的，由远及近，忙而有序。父亲挑回担担桐子，堆得满屋都是。桐林多的可打几十担，少的收上十几担。打桐子的日子，会持续几天。土畓在广东连山务工。打完自家林子，父亲就吩咐我们帮着婶娘打。婶娘笑呵呵地从桐子中选出最大最圆最红的，插根精致的小木棍，做成漂亮的桐陀螺送给我们。

家家户户的桐子打完后，孩子们又开始利用放牛的时机，上山捡拾残留的桐子。桐子树株株簇拥，枝叶相牵，总有桐子隐匿在桐叶荫庇之下；桐林杂草丛生，即便再仔细，也捡不净。这时候，捡桐子，不再分你家他家的桐林，都可以捡。母亲让我们背上竹篾，带上竹把，还激励我们说，谁捡的，卖的钱归谁。干桐叶是冬日煨火煨薯最好的火柴，孩子们扫桐叶时暗暗展开控桐子比赛。我们用竹把把成堆成片的桐叶从上攢下，堆积一起，将稻草铺地上捆起来背回家。把叶的瞬间，遗留的桐子便不经意滚了出来。有时爬树上玩耍，桐子也被无意间瞅到，让我们欣喜若狂。捡来的桐子，积少成多，每年都高过一箩，卖的钱全部买了小人书。

母亲搬来青砖，在灶房围一大角落，将满屋的桐子移至角落里，盖层蛇皮袋或旧破布，铺上厚厚的柴草，像酿潮之酒一样。母亲说，得让桐子慢慢发酵，才易剥开，倘若风干，便坚如核桃。

露月里，经长时间自然发酵的桐子，油滑滑的，外皮由红变黑，早已腐烂。用“挖耳钩”轻轻地从桐子屁股扎进去，一掰，便分成两半，再用挖耳钩掏出一颗颗桐籽，乌黑黑的。冬日里一闲下来，母亲就挖桐籽挖到深夜。一筐，一筐，又一筐，浸骨的寒冷，一年的劳碌，都好像被暂时忘却。桐壳随便扔禾坪上，晒干，做取暖的柴火。干桐壳易燃，火久不灭，常被用作煤炉和我们“甩火筒”的引火柴。桐籽摊晒场要好些日子，差不多了，父亲便会挑到茅洞桥墟市上卖。父亲过了几次秤，算是能卖回我们春季的学费，偶尔留些桐籽到油坊里榨。整个冬天，油匠忙个不停，父亲有时排到半夜才把桐油挑回，一身油污，狼吞虎咽地吃下母亲泡的甜酒糟。家里新置的木具，父亲涂上黄灿灿的桐油，放太阳下晒，晒干了再刷，再晒，反复几遍，直至吃透听不到“吱吱”声响，方才使用。刷过桐油的用具，经久耐用，不会渗漏，散发浓郁的清香。

那年那月，随母亲上山下山，很多时候她都盯着那片桐林，又回头凝视着我。我不明白她看些什么。年成好的时候，枝桠低垂，满树桐子，像伸出一个个拳头，在贫瘠的土地上抗争。母亲常对着树憨笑。后来我才懂得，一颗颗桐子，就是一个个希望，一片片桐林，就是一份份期盼，母亲在积蓄和期待一场更大更有意义的丰收。

如今，老家桐林多已枯萎，如院子住户愈来愈少，仅有的几株桐子树，相互依偎，饱经风霜，少了棵棵簇拥的热烈，但依然装点着乡村的风景。她们，不改以往的秉性，以坚毅和执着守望路旁，目送着我们的远行，盼望着我们的归来，摇曳的树枝，如作别的挥手，飒飒的树叶，似温情的呼唤。